

纪|念|阿|尔|巴|尼|亚|独|立|100|周|年

母親阿尔巴尼亚

德里特·阿果里 诗选

王夏珂 题

◎ 郑恩波 译



中華文化出版社
THE CHINESE CULTURE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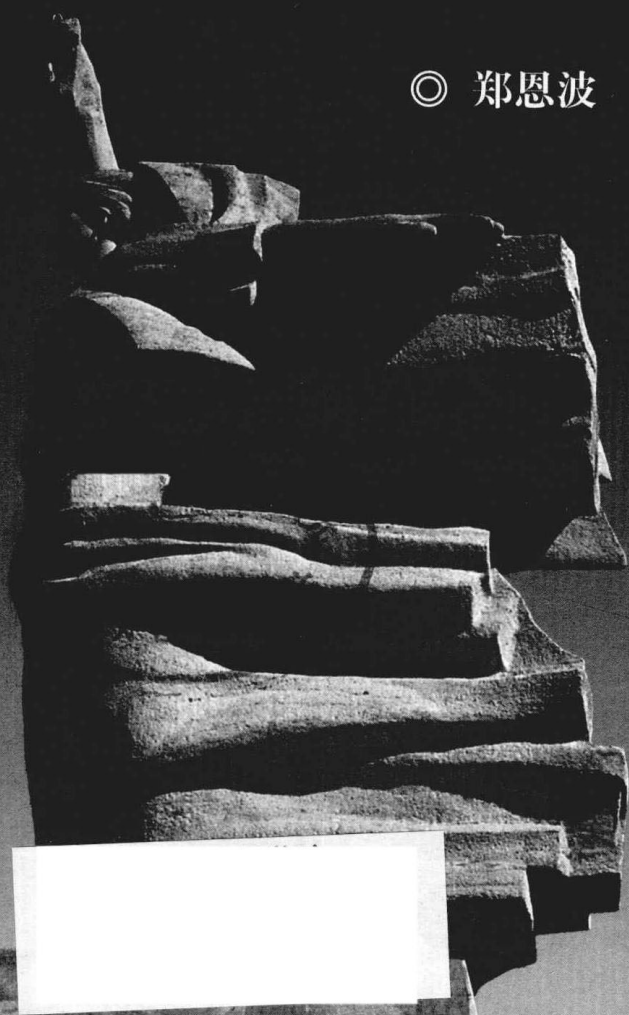
纪|念|阿|尔|巴|尼|亚|独|立|100|周|年

母親阿尔巴尼亚

德里特·阿果里诗选

王虔珂题

◎ 郑恩波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THE CHINESE CULTURE PRESS

封面题签：王庆珂

责任编辑：张 瑞

封面设计：吴文忠

书 名：母亲阿尔巴尼亚——德里特洛·阿果里诗选

作 者：[阿尔巴尼亚]德里特洛·阿果里

译 者：郑恩波

出版发行：中华文化出版社

地 址：香港九龙蓝田广田邨广逸楼 25 楼 2513 室
RM 2513, 25/F., KWONG YAT HSE, KWONG TIN EST,
LAM TIN KOWLOON, HONG KONG.

电 话：00852-3165 1637

传 真：00852-3497 6900

电子邮箱：zhwhchubanshe@126.com

印 刷：北京铁建印刷厂

开 本：889×1194 1/32

字 数：288 千字

印 张：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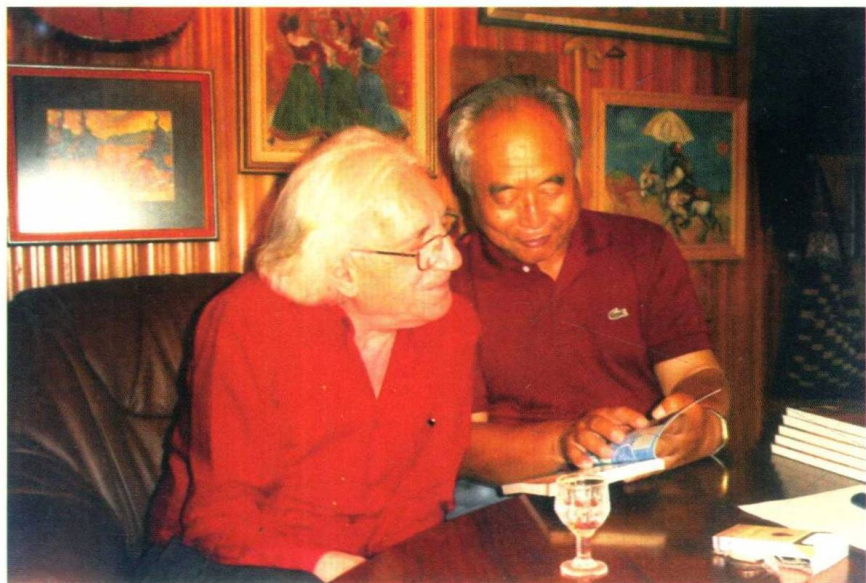
版 次：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988-16760-1-6

定 价：5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译者郑恩波与德里特洛·阿果里在一起（2004年7月幸会于阿果里家中）。



本书译者郑恩波与阿尔巴尼亚共和国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挚友库依蒂姆·扎尼先生在一起。



2005年3月14日，阿尔巴尼亚作家与艺术家协会隆重举行仪式，授予郑恩波该协会荣誉会员的称号（译者是迄今为止该协会唯一的外籍荣誉会员）。图为阿尔巴尼亚作家与艺术家协会主席里茂兹·迪兹达里授予他该协会荣誉会员证书时的情景。



本书译者郑恩波与著名俄苏文学翻译家、杰出的画家和作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自己的良师益友高莽在一起。

谨以此书隆重纪念

阿尔巴尼亚独立 100 周年

阿尔巴尼亚人民忠诚而伟大的歌者、中国
人民真正而永远的朋友德里特洛·阿果里诞
辰 80 周年

序



100 Vjet Pavarësisë

衷心的祝贺

阿尔巴尼亚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库依蒂姆·扎尼

这些日子，我的老朋友郑恩波先生，给我带来他的最新一部作品的手稿。对这部作品他竭尽全力、呕心沥血地工作了很长时间。这是我们杰出的作家德里特洛·阿果里的一部诗歌翻译集。

郑恩波先生上个世纪 60 年代曾在阿尔巴尼亚留学，从那时开始，他就直接连不断地承担着阿尔巴尼亚小说和诗歌的翻译任务。

翻译我们杰出的诗人德里特洛·阿果里的短诗和长诗，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在他的作品里，使用了很多赋予诗歌美质的文学形象。然而，对于一个译者来说，为了给予诗文一种鲜明突出的色彩，这一工作就变得更加艰难。我相信，在这方面，郑恩波先生完成了一项出色的工作，因为毫无疑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是了解阿尔巴尼亚语言与文学最好的翻译。

在这个领域里，郑恩波先生已经工作许多许多年了。他在整个一生中，甚至如今退休以后，也仍然心无旁骛、



全神贯注地继续工作着，他翻译了我们许多最好的诗人和小说家的作品。这部最新的诗集，就译文而言，无疑是具有最高水平的作品。他全力以赴、埋头钻研的精神，是很令人赞赏的。他对我们阿尔巴尼亚语言的热爱令人感动，叫你心悦诚服。

去年年中，在离别几年之后，我又见到了他。我问他在做什么，他说在翻译一部完整的德里特洛·阿果里的诗选，还说希望在阿尔巴尼亚独立100周年之际，完成此项工作。他的这番话让我感到很惊喜。

这确实是一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一位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老朋友，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原研究人员，一位阿尔巴尼亚共和国作家与艺术家协会的荣誉会员，一位杰出的说与写阿尔巴尼亚语均无丁点儿错误的阿尔巴尼亚学学者，为了让我们杰出的诗人和作家的作品也能通过中文被人们所阅读，还一直不倦地工作着。

郑恩波先生工作的价值是无可争议的。这部作品用中文出版，是为在这个伟大的国家让人们更好地了解我们人民的文学服务。在这方面，郑恩波先生在专心致志地工作，为此我感到很荣幸。

这部作品在阿尔巴尼亚独立100周年问世，使阿尔巴尼亚艺术和文化具有另外一种价值。我们作家的文学作品，在被译成世界许多种语言的同时，这部也译成了中文的诗选，将更多地传播和了解阿尔巴尼亚文学的价值服务。为此，我要公开地向郑恩波先生所付出的孜孜不倦的劳动表示感谢。

这部作品的问世，同样也为加强我们两国的关系服务。这种悠久的友好关系正带着我们两国人民和两个国家相互帮助

的新精神日益增强着。

愿郑恩波先生的这一榜样为我们两国一代又一代懂得两国语言的青年人服务,以便让他们在翻译的园地里好好地耕耘,因为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于这一目的。

Thyrim Alham

2012 年 5 月 8 日

序

为恩波画像

高 莽

郑恩波是我的老朋友，与我有着近半个世纪的交往。

1967年春节过后，他从阿尔巴尼亚留学归来进外文所时才二十八岁，血气方刚，风华正茂。岁月不饶人，转眼间他已是雪发霜鬓、七十挂零的老者了。不过，从言语谈吐、步履仪态来看，他并不显老，还像个年富力强、气宇轩昂的壮年人，仍担负一些社会职务，干着不少事情。我们都是黑土地的儿子，高粱米、玉米面养大的关东大汉，我比他大十三岁，真是为他身强力壮、心盛志坚感到高兴。

恩波是个勤奋超常、毅力非凡的人。在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友好的年代，他以“红山鹰”为笔名，在《人民日报》和全国许多省级报纸上发表了数量可观的文学气氛浓郁、颇受读者喜爱的阿尔巴尼亚通讯。我正是通过他的文章比较详细地了解了遥远的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及其人民。中阿关系出现波折以后，阿尔巴尼亚语界不少人改了行，但恩波却不因国际风云变幻而改变初衷。他时刻牢记自己是得到过敬爱的周总理特别关照和厚爱的人，为了成为周总理所期望的那样一种阿尔巴尼亚通，发奋忘食，乐以忘忧，在阿尔巴尼亚文学的天地里孜孜不倦地



埋头耕耘。在《人民日报》社单身汉宿舍里，每日苦读深钻到深夜；在报社干校的马棚里，一边给骡子添草添料，一边在昏暗的灯光下看阿文小说；大雨过后，在草儿青青、燕子声声的温榆河畔，他把小本子放在大青骡子的腰背上翻译诗歌……总之，在谁钻研业务，谁就会被某些人说成是走白专道路的荒诞年代，恩波全身心地浸泡在阿尔巴尼亚的诗海里，没有虚度宝贵的青春岁月。

那些年，他认真地阅读了民族复兴时期（阿尔巴尼亚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段时期）所有名作家、诗人的主要作品，翻译了二战结束以来阿尔巴尼亚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十多部长诗。近年来，在欧洲文学的天空，升起了伊斯梅尔·卡达莱这颗文学新星（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坛上最著名的作家之一，首届布克国际文学奖获得者），恩波是我国第一个翻译、出版卡达莱的代表作《亡军的将领》和根据这部长篇小说拍摄的影片《亡军还乡》的译者。未来，他还要翻译、出版这位作家更多的作品。另外，他还翻译、出版了弗拉舍里、恰佑比、米杰尼等阿尔巴尼亚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诗人的代表作。

德里特洛·阿果里这个名字，我国读者和观众是比较熟悉的，并且感到很亲切，因为在“文革”电影荒的年代里，我国城乡都放映过他的两部很有特色、深受人们喜爱的电影《第八个是铜像》和《广阔的地平线》。在阿尔巴尼亚，阿果里的名字家喻户晓，是与卡达莱并驾齐驱的大作家、大诗人。前两年，恩波翻译、出版了他的著名的享有世界声誉的长篇讽刺幽默小说《居辽同志兴衰记》，在我国文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据我所知，阿果里本人与恩波是几十年的好朋友。阿果里每出一本诗集都赠送给他。现在呈献在我国读者面前的这部《母亲阿尔巴尼亚》译诗集，是他从 15 部阿果里诗集中精选

出来的珍品。恩波告诉我，这部诗选能够代表阿果里一生诗歌创作的全貌。

恩波手头上还有好多诗歌和小说译稿，有的稿子因为时间太久，纸都变黄变脆了。了解恩波的人都清楚，他是我国翻译、出版阿尔巴尼亚文学作品最多，对中阿文化交流事业做出的贡献最突出的人，因此，阿尔巴尼亚作家与艺术家协会授予他该协会荣誉会员的称号，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据阿尔巴尼亚媒体报道，迄今为止，恩波是该协会唯一的外籍荣誉会员）。

文学翻译不易，诗歌翻译尤其难。它要求译者要具备较高的汉语与被译语种的语言文学修养，最好自己是个诗人。如果不是诗人，但起码也要懂得写诗作歌的常识，其中诗歌的音乐感尤为重要。诗歌，诗歌，凡是诗皆能歌。我国的古典诗词是这样，各种地方戏的唱词更是如此，无韵无律的唱词是难以吟咏的，难以引起听者的共鸣的。诚然，新的诗人和新的译者另有实践和看法，这在新的多元化时代，是不足为奇的。有人认为我的观念陈腐，不合潮流，但我却矢志不渝地恪守自己的积习难改，要一条道走到黑。对此恩波与我有相似的看法。

在这 400 多页的译诗集中，恩波对每首（部）诗在译法上都下了不少功夫，绝无草率行事、马虎应付的劣迹。而对共由 11 节组成的阿果里的成名作《德沃利，德沃利》在诗韵上下的功夫，更是让人咂嘴称赞。为了更好地传达出诗人的爱国恋乡之情，恩波选择了便于抒发深厚感情的“人辰”宽韵，让全诗具有一种金戈铁马、大河奔流的雄壮气势。根据每首诗的具体内容，选择恰到好处的译法，是这本诗集的一个显著特色。

恩波并不是诗人，但他具有浓厚的诗人气质。不相信吗？请读读他那些充满诗情画意的亲情散文、域外散文吧。其中许多篇章写得传神入化，行云流水，诗意盎然，给读者以极大的

审美愉悦和奋进向上的力量。为了把诗译好，他对唐诗宋词和现代诗着实下了大力气。非但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孟浩然等大诗人和苏轼、李清照等大词人的那些脍炙人口的名诗、名词都能烂熟于心，而且对贺敬之、郭小川、李季等当代著名诗人的经典之作，也能大段大段地吟诵如流。熟练地背诵古今名诗佳篇，极大地扩充了他的词汇量，对他走笔译诗准确、灵活、生动地驾驭语言大有裨益。

恩波是个有心人，能利用一切时机抓紧学习、充实自己的头脑，增强文字的表现力。例如，一般人看电视戏曲节目，只顾听唱，很少注意屏幕上打出的唱词。然而，恩波却不同，他把注意力几乎全都用在仔细琢磨、玩味每句唱词上了。学习每句唱词严整讲究的韵律，过后将获得的宝贵营养，巧妙地得心应手地用在自己的译诗中。比如，上个世纪 90 年代，他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阿尔巴尼亚卷》翻译著名作家、诗人、剧作家科尔·雅科瓦的长篇叙事诗《维果的英雄们》时，就用心学习、借鉴了戏曲作品考究、典雅的唱词用词和韵律，让每行诗都节奏分明，铿锵上口，具有动听悦耳的音乐感。那首诗原文是采用民歌体写的，每行音节数量相同，韵也押得非常整齐。恩波的译诗与阿文原诗的风格、韵味相吻合，是一次成功的艺术再创造。没有足够的中、阿文修养的译者是很难达到这个水平的。

这部《母亲阿尔巴尼亚》译诗集中，匠心独运，富有创造性的段落也有不少，很能彰显译者的才气和译文的风采。我想，这是应该引起我们的诗评家们注意的。译诗是门大学问，《母亲阿尔巴尼亚》这部凝聚了译者大半生辛勤的汗水和苦苦的艺术追求的译诗集，在这方面是可以给予我们以有益的启示的。

作为几十年的老朋友，我十分熟悉恩波这位关东大汉的

音容笑貌：他浓眉大眼、虎背熊腰。走起路来像秋风扫落叶，说起话来似激流卷浪花。

我与恩波是兄友弟恭的知己，我自然了解他的性格：刚毅中包含着温柔，粗犷中带着细腻，感情丰富，豪爽仗义，为人坦诚如月。他一向平等待人又特重友情，有一颗闪光的心。

恩波早已步入古稀之年，但却依然壮志凌云，决心要让自己勤劳的双手收获尽量多的果实，让生活充实美好，有滋有味。不过，作为老大哥和好友，我要对恩波唠叨两句：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如今我们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身体健康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为了我们一生痴迷的文学艺术，首先让我们把身体养好、锻炼好，以保证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恩波一定会把更珍贵的阿尔巴尼亚文学精品呈献给中国文坛。业内人是这样希望的，读者也是这样渴求的。

2012年6月11日于北京农光里“老虎洞”

自序

阿尔巴尼亚人民忠诚而伟大的 歌者、中国人民真正而 永远的朋友阿果里

郑恩波

一个作家能享有在全国男女老少中间人人皆知的声誉，实属罕见。阿尔巴尼亚当代最著名、最富有影响力的作家、诗人、文艺批评家、政论家德里特洛·阿果里，就是这样一位在文坛、政坛和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实力最强、人气最足、威望最高的人物。正如阿尔巴尼亚当代赫赫有名的小说家、电影剧作家基乔·布留希所说：“阿果里是 20 世纪阿尔巴尼亚最伟大、最阿尔巴尼亚化的作家。”也如文艺评论家留安·拉玛所说：“阿果里是一个历史人物。对多数阿尔巴尼亚人来说，他的名字像纳伊姆·弗拉舍里^①以及其他民族复兴人物的名字一样，时时都挂在人们的嘴上。”^②

民族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的热情歌者

1931 年 10 月 13 日，阿果里出生于阿尔巴尼亚东南部德沃利地区的门库勒斯村。还是在纪诺卡斯特读中学的时候，他就开始了诗歌创作。大学时代在苏联度过。毕业于列宁格勒大



学新闻系。大学毕业后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之声报》任记者15年，写下了成百上千篇文学味道很浓烈的文艺性通讯和报告文学作品，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的影响。像讴歌为保护海港的安全同暴风雨英勇搏斗，最后献出生命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亚当·雷卡的报告文学《党的儿子》（发表后没几个月就改编成艺术影片《广阔的地平线》），不要说在阿尔巴尼亚早已成为颂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赞歌，几十年来一直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咏唱不衰，就是在我国，也作为红色经典，被专业电影工作者和众多影迷所珍藏。总之，阿果里曾是阿尔巴尼亚新闻界最著名的记者。从其作品的数量、质量以及社会影响几个方面来审视，他完全可以与当年苏联新闻界的泰斗鲍里斯·波列伏依相媲美。

不过，阿果里一生对事业的孜孜追求和主要成就，还是体现在成千上万首喷放着泥土芳香的诗歌和真实而生动地反映阿尔巴尼亚人民历史与时代命运的大量小说中。在社会主义年代，阿果里共出版了《我上了路》（1958）、《我走在柏油路上》（1961）、《山径和人行道》（1965）、《中午》（1969）、《语言凿石》（1977）、《我思绪万千地走在路上》（1985）、《跳蚤》（1971）等7部诗集和《德沃利，德沃利！》（1964）、《父辈》（1969）、《母亲阿尔巴尼亚》（1974）等多部长诗。

综观阿果里社会主义年代的全部诗作，不难看出他的诗具有以下四个显著的特点：第一，诗人怀着高昂、饱满的政治激情，热烈描绘、赞颂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后改名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丰功伟绩；第二，诗人以无比的忠诚和儿女尊崇前辈的深情，向胸怀坦荡、大公无私、为祖国和人民英勇奋斗，不惜献出一切的共产党人、父辈、烈士们纵情唱出一曲曲最动人、最壮美的歌；第三，作为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诗人，阿

果里对祖国的山山水水、农村、工厂以及辛勤劳作、默默奉献的父老乡亲 and 工人兄弟倾诉了无比深厚的赤子之情，使他的诗篇无不激荡着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第四，清晰的思想，鲜明的倾向性，语言的丰富多彩、活泼生动，韵律的整齐并富音乐性，是诗人几十年来精心学习阿尔巴尼亚诗歌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果。阿果里为继承和弘扬阿尔巴尼亚诗歌的优秀传统，实现阿尔巴尼亚当代诗歌的民族化，作出了杰出的历史性贡献。

根据几十年来诗坛的定评，长诗《德沃利，德沃利》和《母亲阿尔巴尼亚》，不仅是阿果里在社会主义年代诗歌创作的代表作，而且也是阿尔巴尼亚自解放到现在整个诗坛上最优秀、最具有影响的几部诗作中的两部。《德沃利，德沃利》于1964年阿尔巴尼亚解放20周年前夕发表在《人民之声报》上，当年就荣获了共和国一等奖。这部长诗一问世，立刻震动了整个文艺界，仿佛在富有优秀传统文化的阿尔巴尼亚诗海的上空，亮出了一道绚丽的彩虹。爱国主义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热爱祖国总是要与热爱自己的家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个不热爱自己家乡的人，很难说他能热爱自己的祖国。一个地方的山水草木、风土人情，在外乡人看来，可能平淡无奇，甚至显得有失风雅，但是，在热爱家乡的诗人眼里，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具有特殊的风韵和异常的魅力。阿果里的故乡德沃利的山水草木就赋予诗人特殊的灵感和情愫。那清澈甘甜的河水、连绵起伏的山峦、狩猎场、猎狗、大鹏鸟、乡间婚礼、农民的舞姿、闲不住的手，在别人看来也许平常而又平常，但在阿果里的笔下，却是那样地富有生机，那样地令人心醉。诗人把这一切都捧上了美的仙境，赋予它们艺术的内涵和情趣。现在，让我们随便摘出几行，品味一下那醉人的芳香：“我们奔赴连绵起伏的山冈，/再到地平线上留下我的脚印；/我愿意和猎手们一